

南方朝廷備忘錄

給親愛的 D：

1

當你展開信紙準備閱讀時，你是否能夠想像這些書寫駛過幾灣望不見盡頭的歲月才停泊於你掌心，你是否聽出這段喃喃自語經歷過時光的風化和刻磨之後，流洩出怎麼樣的嘶啞和滄桑。

當你收到這封信時，你身處於什麼時代、什麼地方已無法得知，唯一能夠臆測的是，現在的你，也許坐在一輛火車裡，在漫長的旅途裡闔上一本又一本書，垂著眼帘避開黃昏時從西邊探入車窗裡的黃澄澄光靄，窗外稻浪翻騰，水田撫然，鐵軌繞開那些被榛莽荒草淹沒的晦澀身世，逃離城市，藏匿邊境，只有在最偏遠最寧靜的角隅，你才得以鬆一口大氣，安安穩穩，坦坦蕩蕩的重新回憶起那座並不巍峨卻雅緻華

美的宮殿，而今已然遺失在太平洋海心，卻曾經恢宏的引人盛讚的青史卷誅。

你閉上眼睛，重新一筆一劃鉤勒出如吳高城般曇花一現的盛世，江南六朝的昇平豐年，然而，那些美麗歲月如跨年時 101 大樓上的絢爛煙火在黑夜裡偃息，昨日幻夢終歸沙砌，你的目光梭巡車廂，只餘下蓼蓼數人，污漬和霉味宛若在無主砂地上瘋長的野草，狹閉的空間裡自然醞釀出一種腐敗而陳舊的泛黃時間感，與你坐在同一節車廂裡的都是已經上了年紀的老者前來重溫過往的時光，他們用一隻佈滿老人斑乾癟的手，摀住一聲拖得長長的無力呵欠，一泡乾掉的眼屎蒙翳住他們眼裡的神采，而短短二十年中世事變幻無常，過往深信不疑的國族認同想像與神話俱顛覆湮滅，蒙翳了他們找尋鄉關何處的燈塔。

你不難猜出這輛火車多少年沒整修過，輪下的鐵軌爬遍鐵鏽，火車危惴惴的惦著腳駛出山崖的隧道，
遠方的海退出淺灘，群鷗振翅告別，歷史上最後一段、

也是位置最南的偏安政權，終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火車兀自行走著，進到一個城鎮大站，你經過平交道時，望見那蒼白的街道消瘦成一條荒蕪的羊腸小徑，鎮上的店舖皆已斑駁衰老，行人行走的姿態蹣跚成安哲羅普洛斯長鏡頭下沉默而憂傷的行板，蹣跚成年輪上被覆蓋隱沒的靈魂，細雨淅瀝瀝的下著，慘黃的陽光斜斜撒落，暈開一派蒼涼，這畫面竟像是因保存狀況不佳，訊號被支離破碎的讀著的老電影，車上的幾個乘客，低下頭雙手蓋住臉，不忍讀完這幅紅樓夢般空茫絕望的結局，刻意壓抑的低泣聲在車廂內輕輕迴盪著，在人們心頭狠狠刮著。

接下來的旅途，你將會看到什麼樣的景象我已無法得知，但請容我將那段偏安的黃金歲月向你娓娓道來，像個久未歸厝的遊子，打開電燈照亮屋裡不知塵封多久的闐暗，溫柔的拂拭家具上厚厚的深灰塵土，
將散落一地的擺設重新歸位，再聽一次，再看一眼，

再聽一次那段美好年月裡，人潮與車流匯聚流洩的喧鬧河流；從高樓俯身再看一眼幽暗的大地上熠熠發光的千萬顆星辰，而我要說的這段故事，有如摻了太多糖的劣質咖啡，太酸澀卻又太甜。

2

那是一個四海晏平，薰風襲人的朝代，也是一個群魔漫舞，兵馬恹恹的朝代。

過去史書上記載的遷徙紀錄，自西方逃到東方，由北方逃向南方，失敗者、逃難者，一次又一次從這塊大陸上被連根拔起，流亡者的定居處越來越接近海岸線，越來越走向邊陲，終於，偏安的政權沒有退路了，他們的步伐停留在沙灘上，驚惶的回頭看著後方追兵，他們無險可恃，無地可據，前方卻是白茫茫的大海，只好咬著牙，涉過深邃的峽灣，浩浩蕩蕩的逃難去，偏安政權流落的地方不再是邊陲，因為那裡連邊陲都不是了，一塊偏遠蠻荒至極的宇外流化之地。

唔，載著異鄉人的船隻在遼袤的海平線上逐漸放大，汽笛聲慢慢逼近，再不久後，坦克車和軍隊將要在大街上展示著、搖擺著，他們如同東晉時被胡人殺潰的皇族大臣，狼狽的奔襲到江南，卻發現周遭的士族豪強以漠然和敵意的眼光看著自己，那般如刀鋒銳利的眼光剮著他們，那般如網梏柔韌的耳語緊緊糾纏著他們，脫不了身。

但南遷的這批人裡頭沒有謝安，他們無法這麼泰然自若，在陌生的環境裡仍如魚得水，南遷的朝廷張牙舞爪，大聲吆喝著，才能掩飾眼裡蜷曲的懼意和離鄉背景的脆弱，才能抵擋住 228 事件留下的冷漠與恨意，也才能夠，停止想像後半生漂泊的身世。

八年的對日血戰，節節敗退的國共內戰，他們餘下的精力只夠站在岸邊眺望那片遺失的大陸，或者，是那片大陸驅逐、流放了這群人，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數十萬人的鄉愁彷彿唱盤裡重複播

放的黑膠片，不間斷的吟哦著，呢喃著，訴不盡的衷腸，道不完的泣聲，一放，就是四十年，可是，唯一的聽眾，只有這座孤零零的島嶼，以及那潮起潮落，與天地同壽的湛藍海洋。

3

幸邪？不幸邪？國民政府在中原逐不到的鹿一路南奔，跳過台灣海峽，像是海南島上流傳的神話，獵人追捕不到的鹿，駐留在世界上最偏遠的海角天涯，轉身回眸，變成一名美麗的少女。

倏，一晃就是數十年，還記得當年那位清秀的少女嗎？她睜著靈動而澄澈的雙眸盯著從中國北方追來的情人，目光裡泛滿陌生和恐懼，那具尚未發育的生澀軀體怯生生的蜷縮在角落，當她從杳杳的時光蹊徑裡娉婷走出，纖細的腰肢抽拔頤長，乳房已然豐美，
臀渾圓而高翹，踩著太過妖嬈的步伐，施施然散開長

髮，沾染著飛舞的海沫，將姣好的身形展示在世界眼前，此時，她的美麗還太過膚淺、太過俗豔，還要再過十年，女人才掌握如俄國宮廷仕女的優雅從容與自矜貴氣。

火車終於進站了。

你將車票交給一個在這兒不知消磨了多少光陰的售票員，踏入清冷如荒城的站前大廳，你細細踱步，讀著這個地方這座城市這代朝廷留下來的痕跡，隨你一起走出月台的遊客少之又少，願意回到這個地方的，若非是爲了弔亡前朝，便是要尋回血脈曾經根植、萌發、碩蔭的故鄉，但你不同，你所要做的，是效法吉朋書寫那部龐大殘破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從一磚一瓦乃至種種細微處的腐朽半衰期，推敲著、比對著。

你覷著腳下微凹的水泥窪地，那兒，有過捲起褲管的庄腳漢挑起扁擔，穿著草鞋沉甸甸踩過，也曾出現過一個白衣黑褲的清樸學生，拖著行李在人潮擁擠

的大廳裡狼狽張望，側身避開迎面撞來的身影，踉蹌幾步，那雙磨損嚴重的皮鞋踏過這裡，時間的書頁再往後翻了幾頁，喧騰人聲在大廳裡轟然炸開，空氣中的溫度陡然提高，氣息混濁了，數不清的鞋影經過此處飛掠離去，有提著鼓脹公事包匆匆前往目的地的炒地皮商人，有拖起逶迤步伐頹喪離去的泡沫經濟受害人，有全身掛滿金飾，囂張的揮動手腕上勞力士的田橋仔，那雙花了十幾萬買的仿冒義大利名牌鞋外八字的大搖大擺從水泥窪地上方晃過，你詫異的睜大眼睛，這個短命的朝廷在不滿百年間竟然興起了這麼多大風大浪，逝去的人透過你的想望甦生，從不同的時期走來，一列列時光行伍櫛比鱗次的排列著，種種驚心動魄的往事紛沓而至，站前大廳上軍容蔚然。

慢慢的，那些喧嘩聲靜下來了，人們的腳步放慢，人群依然擁擠，但你仍能從容的穿過這些隊伍，你明白，這是朝廷裡最後的盛世，過去十年光陰太過耀眼的光芒皆已斂盡，經過漫漫長夜，這個國家終於錘鍊
8
出如玉質般的溫潤，前頭五千年的文化傳承與和後來

兩百年的西潮思想在此水乳交融，匯流成比國土面積更遼闊的思潮海洋，萬卷詩書在此築構成港，來自華人文化圈的各個國家皆有船隻在此停泊，那匹西方國家耗費數百年功夫才駕馭純熟的野馬，這個朝廷用了二十幾年的時間便能馳騁其上而不顛落，讓周圍華人國家引頸盼羨，這個脆弱的朝廷一面抵抗著隔岸枕戈待旦迎面迫來的億萬雄師，一面壓下國中烽火四起的社會動盪，最後那十年，朝廷的行走的腳步越發顛預，卻終於登堂入室，踏過那個名為先進國家的門檻。

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在這些未曾修葺的舊址上，綰合絞纏起來，有人大喜，有人大悲；有人發達，有人失意，關於這座島嶼那段朝代所發生的種種歷史，或許已被後來的勝利者抹除了、淡化了、扭曲了，廟堂上的煌煌高音悄然隱沒，染滿鮮血的窄巷刷洗成潔白的牆，殺伐聲與硝煙收進黃泉，但那些充滿活力的工廠裡吆喝、飽富文化氛圍的讀書聲和針砭時事的尖銳議論被記著了，將寫入各國史家筆下，寫入文人墨客的詩行間。

寫入千百年後千千萬萬人的心裡。

你離開火車站後，在死寂的古老街道上，找尋這個朝代發光發熱的證明，你在來到城市前做過功課，你知道馬路上的車流曾經湍急如秀姑巒溪，高樓密如阿里山上的神木群，但現在目光所及之處只剩下只留下未被焚盡的廢墟和空樓，走過三個街區向右轉進，你在一棟外觀扭曲怪異如高第手筆的建築物前駐留，氣喘吁吁的由逃生口爬上這棟建築物的第十三層樓，裡頭空蕩蕩一片，水泥牆面被炸開幾個大洞，溫煦微風和天光沿孔竄入，給空蕩蕩的黑暗帶來一些救贖，上上下下四面八方都是大火紋炙過的地方，不是突起焦黑的泡泡，便是裂開一條條粗如蟒蛇的溝壑。

你瞧著這些兵燹留下的痕跡，心中某些傷疤被輕輕揭起，任何一個朝代到最後總不免從至盛至隆的鎏金年代走入至衰至敗的地步，只是哭號悲愴絕望死寂¹⁰都已深埋心田，時間無聲無息的貓步避開，走到遠處

時才戰戰兢兢的回頭，卻發現苦難已然密植成荊棘海，此身逃不走穿不過，刺開皮肉，血淌在心頭。

這個建立於海外孤島上的偏安政權，他從歷史上最卑微的一角卷浪狂飆，把他的名他的文化他的經濟實力駕著海風渙漫整個世界，然後在短短十年內，小島被西邊的朋碩板塊吞沒，國號雲流風散。

4

你順著一條破落的不堪入目的街道隨意閒晃，兩旁的建築物外觀被削平焚盡，留下幾片蜷曲的焦黑鐵皮，空蕩蕩的鋼骨鐵架，再往一條狹窄的巷子走進，留在那些低矮房舍上頭的，更多是子彈貫穿的坑坑洞洞，儘管屍骨皆化作青煙塵土，但你不難想像，當年在這條雙手不能平舉的狹長巷道裡，歷史的勝利者與失敗者的血肉相互擠壓、絞殺，牆上一抹暗褐色的血灘，隨著時光飄盪的越來越遠，失去原有的沈重，越₁₁飛越高，越來越虛無渺茫，膨脹成一團飄盪在大氣裡

的空洞雲朵。

關於這個朝廷敗亡的原因大抵已掩沒在諸條治絲愈棼的史料裡，人們印象中更深刻的是，那嶼被入侵時如飛蝗洗劫的場景，朝廷被征服時，奄奄一息的求饒姿態，另一批的軍隊、另一批坦克，重新君臨此地，以更堂而皇之的身影，梭巡每一個角落，偵察機盤旋於城市上空如禿鷹，比征服者更早一步發現了這個朝廷、這個島嶼長滿屍斑，餘下一個乾癟無力的空殼。

島上的人、島上的工廠、島上的喧嘩比候鳥更加無情，終究一去不復返，在那個金融風暴席捲全球的年代，股票貨幣如開到荼蘼，剎那凋零，存活下來的人連最後一眼都不願看，乘上飛機遠走高飛，身後是骨牌般連綿倒閉的工廠和企業，商業城和園區靜謐的像一座空城，車流和人潮隨著年月的消磨漸漸乾涸，久無人跡的地磚冒出新芽，空置已久的廠房重新長上¹² 藤蔓，凡一切建立興起的都要瓦解傾圮，像馬康多，

內外交困的危局，注定覆滅一切的時代潮流，是將一切毀滅的乾乾淨淨的風。

這個朝廷的開始從海平面的弧線上向你走來，卸下一船又一船的人、物資、古董和黃金；這個朝廷的結束倏忽間由雲端飄然遠去，帶走了資金、大資產家和科技，更重要的是，連同這座島，這座廟堂賴以依附的文化精神被連根拔起，在此之後，這裡仍是一處甌脫，數十萬的偽政權叛軍紮根負隅頑抗之地，峽灣的另一頭，堂堂正正的百萬雄師，卻要一舉南下完成統一大業。

我的信寫到這裡，也許你所行經的旅途、你走過的每一段路都比我想像的還要艱辛，而對你而言，那些過往的歲月彷彿土石流般崩坍堵塞，關於那個年代、那個朝廷的記憶已不復尋，道阻且長，唯有這一紙輕如鴻毛的信紙，可以引領你與當下失落的時空回到那個永劫回歸的狀態，那個盛美典麗依舊的朝廷。

暮色終將低垂，你未曾忘記你早已是一個沒有根的人，離開了你所拜訪的城市，換過另一班車，繼續沒有終點的旅途，前往那個不存在的家國故鄉，車窗外，那些在地平線上搖曳的燈簇、微微墳起的隴丘，低矮的房舍，在遼袤的莽野間向後狂奔，離你遠去，天邊，是詭譎幽晦的藍，雲塊闐暗不明的輪廓在裡頭靜靜泅泳，你腦海裡對於夜色的想望，無關國度地域，無關時序嬗遞，光度的偏移，餘下單調而悠長的沉默。

車體在奔馳的途中，依著一定的節拍振動搖晃著，漫漫長路，抹去了時間的依偎感，你便像是一顆深潛於海底的氣泡，被一條偶然游經的魚攝入口中，在另一片陌生的海域裡從鰓排出，被帶往一處處不知名的國度，不論身在何方都是他鄉，時間爬行的軌跡被抹去，永恆裡，你的身份和國族皆不存在，只賸下你的詩和你的故國幽思近親繁殖。